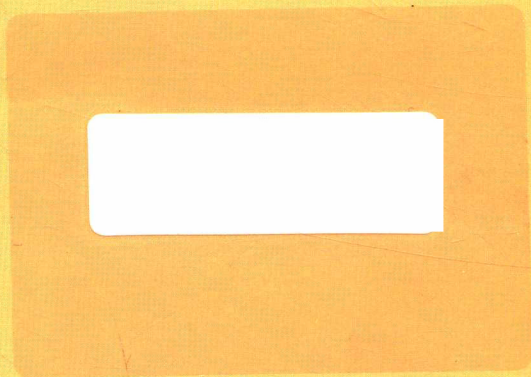


江湖

一度君华

著

江湖
小香风



香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BAN SHE



江湖 小香风

上

一度君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湖小香风 / 一度君华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00-2769-5

I. ①江…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0030 号

江湖小香风 (上、中、下)

一度君华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责任编辑	袁 蓉
特约编辑	秦 瑶
插 画	李 堃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57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769-5
定 价	128.00 元 (全三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8-14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雪乱九微	001
第二章·羽族妖人	018
第三章·偷袭风巢	036
第四章·丹崖青壁	055
第五章·弄假成真	071
第六章·化敌为友	080
第七章·行善留名	095
第八章·失踪村民	123
第九章·鳍族太子	145
第十章·生死紧握	161
第十一章·童颜鬼姥	176
第十二章·父女默契	203
第十三章·鳍族旧事	230
第十四章·暗族迎隐	247
第十五章·香衣雨苔	267
第十六章·假计就计	283
第十七章·后生可畏	299
第十八章·慈父心肠	323
第十九章·造访相府	348
第二十章·风云际会	366
第二十一章·大婚在即	392
第二十二章·嫁作人妇	415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三章·邪魔外道	433
第二十四章·出任羽尊	450
第二十五章·除夕之夜	471
第二十六章·不解风情	491
第二十七章·羽族通商	508
第二十八章·似梦非梦	527
第二十九章·夫妻情深	550
第三十章·各显神通	575
第三十一章·暗族作乱	599
第三十二章·世家风采	619
第三十三章·陈年旧事	641
第三十四章·落日城主	663
第三十五章·前因后果	687
第三十六章·初为人母	707
第三十七章·平生至幸	726
第三十八章·石洞遇险	746
第三十九章·隐患解除	765
第四十章·诛杀连镜	789
第四十一章·新旧交替	811
第四十二章·新的时代	835
番外一·儿时月光	850
番外二·风起九微	870

雪乱九微

第一章

九微山又开始下雪。

微生歧半夜醒来，冷风入窗，吹得人心凉。他披衣而起，推门出去。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一座石牢前。石牢靠着山，外面已经结满冰霜。这样的天气，他……也很冷吧？微生歧按下机关，石门开启，碎冰破裂，吱嘎作响。他伸手拂去衣上落雪，短短一段路，雪已覆了半肩。

石门打开，里面是深入地底的石阶。微生歧在昏暗的光线中行走，松脂燃烧的味道令人胸闷。行不多时，已达尽头。而石阶的尽头，竟然是一扇铜门。铜门厚重，虽然没有结冰，以手触之，却是寒气刺骨。

微生歧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铁锁，推开铜门，他却惊住！里面石床、石桌如故，他的儿子微生瓷坐在石床上运功打坐，一切与平常无异。唯一异样的，是微生瓷怀里，竟然靠着一个女人！

微生歧目光微凛，已运功于双掌——什么人竟然敢擅闯九微山？

微生瓷早在他进来之前就已经清醒，此时明显感觉到他的杀气，双肩微侧，护住怀里的人，已经是戒备之意。微生歧此时也看清，他怀中的女人仍在熟睡之中，一时之间，怒起心头——这小子被囚于石牢十二年，什么时候竟然还藏了个女人？

父子俩沉默对峙，然片刻之后，微生歧慢慢收了杀意。虽然他犯的错不

可饶恕，但是自己毕竟就这么一个儿子。微生世家总得有人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这样一想，他刚刚举起的手掌又放了下来，将要出口的怒喝，也咽了下去。

微生瓷感觉到压力消失，也收了戒备，闭上眼睛继续运功。天气冷了，怀里的人天天在外面跑，每次回来，手脚都是冰的。牢里无法取暖，他运功替她驱寒。

因为这样，她就会常来。

微生歧走到二人面前，绝世高手，行走无声，连呼吸也细不可闻。所以微生瓷怀里，蓝小翅睡得很香，头埋在他颈窝里。一床薄毯全部卷裹在身上，她却仍蜷缩着，像只怕冷的小兔子。

微生歧清咳一声，微生瓷怀里，蓝小翅蓦然被惊醒，抬起头，冷不丁看见站在二人面前的微生歧。她“呀”一声惊跳而起，然后微生歧就在微生瓷的瞳孔里看见明显的不悦。

“你是谁？”蓝小翅一脸警惕，伸手去摸床头的剑。

微生歧觉得好笑——居然有人敢在微生世家的人面前握剑。随后他看清蓝小翅的脸，心头一顿，不由也轻叹了一声“妖精”。

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清纯中偏偏又透出一种媚色。一双眼睛在昏暗囚牢之中，依然忽闪忽闪的，清澈得仿佛能倒映人心。粉肌玉肤、琼鼻樱唇，像是山中魑魅成了精，美得惊心。

有点过于娇俏了，但微生歧还有点满意——有这样的母亲，将来孙儿的样貌绝不会差。他尽量放低声音，但独步武林太久了，纵然想故作谦卑，仍改变不了质问的语气。他问：“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在九微山？”再一看二人举止亲密，不由又加重语气，“孤男寡女，成何体统！”

这语气不像是敌人，蓝小翅躲到微生瓷身后，低声问：“你爹啊？”

微生瓷说：“嗯。”微生歧呆住，十二年了，他的儿子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纵然意志如铁，再听见他的声音，也忍不住心痛了。

原来，他并没有失语，他只是不想说话。当年的事，痛苦的又岂止自己

呢？那时候他才七岁啊！

他想开口，然而一团微酸堵住了喉头，然后听见那小妖精又低声说：“他看起来好凶啊。”

微生瓷听见了，仍是低低地说：“嗯。”他爹是挺凶的。

微生歧来不及生气，呵，给儿媳妇的第一印象不好。可是他已经极力示好了，他有些为难，却见那丫头笑嘻嘻地站起来：“微生叔叔好。”

粲然一笑，玉容生花，微生歧被她的笑容晃得有点眼晕，脸莫名发热，干脆借着台阶下坡：“嗯。”还不错，挺有礼貌。微生歧把声音放低一点，试图挽回一点形象，问：“你叫什么名字？”

蓝小翘说：“我姓蓝，叫蓝小翘。是小瓷的朋友。本来早就应该前来问候微生叔叔，可是小瓷不方便走动，叔叔不要生气呀。”

小瓷，叫得还挺亲热。微生歧哼了一声，你们这共处一室还搂搂抱抱的，男女授受不亲啊！但是他很快安抚自己的情绪——不能计较。依着自己儿子如今的状况，真要是闺阁千金，足不出户的，他哪儿找去啊！

于是只好安慰自己，江湖儿女，不拘小节，不拘小节。

儿子指望不上，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小瓷的朋友，就是微生世家的朋友。以后九微山，你可以常来。”这个表态……够明显了吧？小妖精，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一辈子的伏低做小都用在今儿个了。

蓝小翘笑得跟朵花儿一样，说：“谢谢叔叔！微生叔叔，你为什么要把小瓷关起来？他做错了什么事吗？”她一脸天真无邪，微生歧的表情却像是被人捅了一刀。

可是当着小姑娘，总不能泪流满面。他沉默。

蓝小翘歪着小脑袋，问：“这里好冷的，又不好玩，你可不可以把他放了呀？”

微生歧慢慢咬紧牙关，许久说：“好。”

微生瓷抬起头看他，他重复：“好。”

十二年，够了。不管是折磨他还是折磨自己，都够了。

微生瓷却说：“不，我……”并不想出去，十二年，他早已习惯了这里。不想见到别人，不想看见任何陌生的东西。

但是他话未说完，蓝小翅就扯着他的胳膊，说：“不什么？走啊走啊，我们出去玩雪！”

微生瓷眉头微皱，来不及说话，已经被她拖了出去。石牢打开，风霜覆面而来。微生瓷下意识躲避，不……还是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只想永远待在石牢里，石床石桌，孤灯相伴。

他站住，微生歧已经察觉了他的异样。十二年之后，被释放的儿子，神色中只有漠然，并无欣喜。

微生歧问：“什么事？”跟儿子说话，不由自主便带了几分威严。

微生瓷慢慢挣脱蓝小翅的手，转身返回。微生歧神色愤怒，目光中却带着痛楚。他不愿离开。这么多年，困住他的从来不是这坚固的石牢。

微生歧转过头，想叫住他，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呵斥吗？还是劝解？这么多年他身为微生世家的家主，武林至高无上的神级高手，所面对的只有弟子家仆的唯命是从、武林人士的敬畏退避。

他失去妻儿十二年，忘了作为一个父亲该有的口吻。

然而微生瓷走了没几步，蓝小翅已经蹦蹦跳跳地跟上去：“小瓷，你怎么了？”

微生瓷说：“我……”剩下的话还没出口，蓝小翅把一张妩媚俏脸伸过去，笑声如莺啼：“你不是怕冷吧？”说罢，雪白柔嫩的双掌覆着微生瓷的手，放到唇边呵气：“呼呼，乖乖，不冷不冷哦。我们走。”

微生瓷鬼使神差地，便跟随她的脚步，如同被勾了魂魄。

微生歧默默地跟在二人身后，是谁说女生外向？好像儿子就不外向了一样！

三个人一路行过冰天雪地，总管步寒蝉第一眼看到二人，喝了一声：“什么人？”然后看到蓝小翅和微生瓷身后的微生歧。步寒蝉呆了一呆，再仔细打量微生瓷，一脸震惊：“少……少主？”

他疾行上前，伸出手去握微生瓷的手。微生瓷瞬间避开。步寒蝉一双手空

凝片刻，倒也不尴尬，几乎喜极而泣：“少主！你终于出关了！”

名义上是闭关，然而微生世家谁又不知道这十二年的囚禁？原以为这对父子永远不能和解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今日！

然而面对步寒蝉的亲近，微生瓷却只是眉峰紧皱。连眼神都冷漠，仿佛站在面前的不是十二年未见的、曾视如父执的亲人。别人泛滥的感情，只是增加他的困扰，他的不喜溢于言表。

步寒蝉愣住，微生歧说：“重新为少主布置住处。还有……这位蓝姑娘是少主的朋友，好生招待贵客。”“贵客”二字有意加重，我的暗示够明白了吧？

步寒蝉这才注意到蓝小翅，上下一打量，最初疑惑，但随后立刻如醍醐灌顶。多年主仆，几时从家主口里听到过“贵客”二字？

他忙躬身道：“是是，老奴这就去准备。”

蓝小翅跟着他下去，天确实很冷，有香汤沐浴，再喝一碗热汤，还是很好的。

微生瓷自然跟着她，微生歧眼见他离开，又独自在风雪中站了很久。雪覆银灯，华夜如锦。他沉默地凝视沉睡中的九微山，突然一件貂裘披上肩头。

微生歧蓦地转头，却见养子微生镜站在身后。微生歧长吁一口气，说：“镜儿，你为何还未歇下？”

微生镜说：“刚练完功，听说小瓷出关了，孩儿立刻赶过来。”

微生歧拢了拢肩头裘衣，说：“难为你有心。这孩子……唉。若得你一半贤孝，我何必如此劳心？”

微生镜说：“义父，当年小瓷突发狂疾，乃至失手杀死夫人。可 he 当时毕竟只有七岁，他自锢石牢十二年，这惩罚，无论如何也足够了。毕竟，他也因此失去了母亲啊。”

旧事重提，微生歧又忆起当初慕容绣的音容，依然心如刀割。他竖手说：“爹也明白。他多年独居石牢，性子孤僻。若有无礼不周之处，镜儿，你身为兄长，多担待。”

微生镜说：“义父说的哪里话？我当小瓷是亲弟弟，无论如何，理当忍让

照看，何来担待？”

微生歧点头，说：“去吧，让他引见一下他的朋友。”

微生镜意外：“朋友？”

微生歧“嗯”了一声，没再多说。

微生瓷是微生歧的独子，在九微山当然有住处。步寒蝉在前领路，说：“少主不在这些年，赤薇斋一直空着。干净倒还算干净，只是恐怕陈设老旧。少主将就住着，我明几个就找人更换。”

微生瓷听他絮叨，皱着眉头一声不吭。陌生的声音、陌生的气味，令他不适。儿时的住处并不能让他觉得舒适。旁边蓝小翘说：“寒蝉伯伯，这就是小瓷以前住的地方呀？”

步寒蝉说：“正是，少主七岁之前，都住在这里。”

赤薇斋布置清雅，倒是看不出是个孩童居所。蓝小翘正左右观望，一个声音惊讶地道：“少、少主？！”

蓝小翘转头看过去，只见一个年近双十的女孩，一身粉裙，丫鬟打扮，清而不寒，有几分俏丽。

步寒蝉说：“蓝姑娘，这是少主的贴身侍婢红昙。她服侍少主也有五六年了，这些年少主的起居皆是她在打理。蓝姑娘有什么事可以交代她。”

蓝小翘“唔”了一声，红昙也在这时候才开始打量她。发愣的时间有点久了，步寒蝉说：“红昙，还不见过蓝姑娘？”

红昙这才回过神来，上前施礼：“蓝姑娘。”

蓝小翘点头，说：“没有吃的吗？我住哪儿？”

步寒蝉赶紧说：“蓝姑娘先沐浴，吃食厨房已在准备，稍后家主会请蓝姑娘入宴。”

蓝小翘说：“好吧。”说完就伸手去拉微生瓷，手刚伸出，被人格开。蓝小翘转回头，红昙手掌按在她手背上，说：“蓝姑娘，对不住，我们少主不喜欢别人接近。”

步寒蝉见状，赶紧斥道：“红昙！不可对贵客无礼！”

蓝小翘倒是没往心里去，跟着红昙往里间走，没走两步，突然回过身，一

把抱住微生瓷，红唇微张，就猛地在他脸颊亲了一口。

红县见状，险些气昏：“你！”

蓝小翅双手挂在微生瓷脖子上，笑得死去活来。微生瓷低下头，她笑靥如花，层层叠叠地盛开在他的瞳孔之中。正是他此生所见过的最美的风景，无言形容。

他伸手按住她的后脑勺，双唇在她粉嫩的脸颊微微一碰，依样画葫芦，回了一记轻吻。不明意义，但你若喜欢，可以。

红县目光失色，步寒蝉手捂胸口后退一步——我的少主，你饶了我这一颗老心吧！

大雪天，微烫的水，上面撒了九色的花瓣，香气幽微。蓝小翅踏入错金雕花的木桶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突然有人撩起纱幔，带起一阵冷风。蓝小翅皱眉，不用看，也知道来的是微生瓷的丫鬟红县。

红县站在离木桶三步远的地方，问：“少主一直被关在石牢里，你是如何结识他的？”

蓝小翅嘟了嘟嘴，说：“你喜欢微生瓷？”

红县愣住，然后脸色通红：“你胡说什么？少主所在的石牢，机关、铜锁均是家主特制，你如何进去的？”

蓝小翅说：“那个锁啊，我轻轻拨了两下就开了啊。你若不喜欢他，这么关心他干什么？”

红县气急败坏：“我们少主善良单纯，我只是担心他被某些居心叵测之徒蒙骗！你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微生家的名头？武林之中，还没有谁敢招惹！”蓝小翅继续洗澡，柔滑的澡豆搓在身上，肌肤生香。红县怒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蓝小翅宽宏大量地说：“我一般不和下人计较。”

“下人”两个字，像一根尖针，直刺人心。红县气急，右掌已经提气运功。微生世家的下人全部习武，虽然只算是低等弟子，但是微生家的低等弟子，在江湖之中也是可怕的存在了。

蓝小翅看了她一眼，说：“我说得有错吗？你看你不仅地位低，气量也狭小。啊，眼小鼻塌，嘴唇厚，贫乳粗腰短腿大脚……”

红县气得眼睛都红了，蓝小翅还在火上浇油：“唉，你这样喜欢微生瓷，我看这辈子是没戏……”

话未落，红县一掌拍过来。“砰”的一声巨响，木桶炸裂，水珠四散。蓝小翅“啧啧”了两声，说：“你看，你有这么多缺点，却还不能做到心狠手辣，怎么追求所爱呢？”

红县还要说话，蓝小翅裹了薄纱跳出来，几乎瞬间，微生瓷出现在门口。步寒蝉也是吃了一惊，紧随其后。

蓝小翅双瞳含泪，如同受惊的小兔，瑟瑟发抖：“红……红县姐姐，你为什么要杀我？”微生瓷扑过来抱住她，入手只觉香肌玉肤，无处不柔。那张小脸上惊魂未定，微生瓷转头看向红县，同问：“为什么？”

步寒蝉见状也是吓得不行：“红县！你在干什么？！”

出口已经是非常严厉的呵斥，在微生家，下人也相当于弟子，平素任何来客，谁不看他们脸色？

红县被这样一吼，整个人也清醒过来。她指着蓝小翅：“你！少主，她接近你乃是别有用心，你不要相信她！”

蓝小翅瞬间把头缩回微生瓷怀里，微生瓷说：“你打小翅膀，我会杀你。”蓝小翅一手按住他的手：“小瓷，别！”情真意切，步寒蝉也松了一口气，劝道：“少主，下人无礼，但不值少主亲自出手。交给主人处理吧。”

蓝小翅说：“红县姐姐不喜欢我，我还是走吧。”

步寒蝉一听，这怎么行？立刻怒道：“红县！跪下！”

红县惊住：“什……什么？”

自从被带到山上，家主虽然严厉，却从没拿她们当奴仆看待。几时又对外人跪过？

步寒蝉加重语气：“跪下！”一时之间，只觉得下人是需要好生调教了。平时真是惯得没了边际。

红县羞愤委屈，但步寒蝉的命令，她不敢违抗。她双眼含泪，慢慢跪下。

雪乱九微

步寒蝉说：“向蓝姑娘道歉！”

红县张了张嘴，话没出口，眼泪已经流下来。蓝小翘说：“寒蝉叔叔……”声音弱弱的，有点害怕，又有想求情的意思。

步寒蝉说：“蓝姑娘，她身为下人，得罪贵客，下跪认错已是宽宏。请不要求情了。”

红县说：“你假惺惺地装什么好人！明明是你……”剩下的话说不出口了。难道说蓝小翘称她配不上微生瓷，所以她恼羞成怒？

步寒蝉脸色阴沉：“如果你不愿道歉的话，我也不强人所难。红县，微生家已经多年没有被驱逐的门人了。”

红县瞬间脸色惨白。微生世家的门人，被逐出师门，就意味着废掉武功。

她低下头，眼泪落下来，却终于慢慢匍匐于地，额头轻磕：“请……请蓝姑娘……”哭得几乎说不出话，她抽噎不断，“……饶恕我。”

蓝小翘缩在微生瓷怀里，她有点冷了，等她磕了三个头，才怯怯地说：“红县姐姐，我本来就没有怪过你。你快起来吧。别哭了，你看你，妆都哭花了。”

步寒蝉叹了口气，说：“还不谢谢蓝姑娘大人大量？”

红县泣不成声：“谢……谢蓝姑娘。”

步寒蝉说：“出去，让碧鸳进来服侍蓝姑娘更衣。”

红县掩面起身，几乎是奔出门去。蓝小翘小声说：“寒蝉叔叔……红县姐姐已经知错了，你就别再骂她了吧。”

步寒蝉躬身说：“是我失职，让蓝姑娘受惊了。姑娘快些换了衣服，以免着凉。红县的事，我会处理。”

蓝小翘点点头，等他出去了，这才抬头看微生瓷。微生瓷方才已确定她没有受伤，这时候扯了外衣给她披上。

不知道为什么，她依偎过的地方火热。一种奇异的感觉纠缠着他。他七岁就被囚于石牢，这些年除了微生歧偶尔前往教他武功之外，几乎不与人接触。

男女情事俱都陌生，他不懂。

最后还是碧鸳过来，服侍蓝小翘沐浴更衣。事毕之后，一行人来到大厅，

微生歧、微生镜已经在列。旁边还坐着一个华服妇人，四十来岁的年纪。

蓝小翅上前，先叫了一声：“微生叔叔！”

微生歧点点头，虽然等得有些久了，但心情居然还不错。原来，他也想彼此解脱。他说：“这是小瓷的兄长，小镜。”

蓝小翅立刻上前：“镜哥哥！”

微生镜看见他们的时候就已经站起来，这时候上下打量蓝小翅，笑容温和：“你就是小瓷的朋友？”

蓝小翅歪了歪头，见微生瓷还站在门口，把他扯过来，说：“我叫蓝小翅。小瓷，你怎么不说话？”

微生瓷眉头紧皱，他不喜欢这样的交谈。想回去，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就好。但是蓝小翅说话，他不能没反应，所以他问：“说什么？”

微生歧顿时怒从心起，难道关你关得不对？你还敢记恨我们！我没有杀你，就已经是顾念父子亲情！但他随即又深呼吸，不不，不能在这时候生气，不能在这时候怨恨，不然……他又会回去吧？

多可悲，可他想留住他。在失去了爱妻之后，难道自己真的要囚禁亲生儿子一辈子吗？

蓝小翅歪了歪小脑袋，说：“就算不知道说什么，你也要叫人呀！来，叫爹，叫哥哥。”

微生瓷终于开口：“爹，大哥。”

微生歧注意他的神色，终于明白过来。他不是还在记恨，而是已经忘记了如何正常地交流。那种悲哀终于漫延开来，想起小时候，那孩子小雪球一样跑过来，喊：“爹、娘，看我抓了一只小兔子！”

笑言犹在耳，他只有望天，止眼中温热。

微生镜听见这声大哥，神色间也是黯然和感动：“小瓷。”他上前，想要拉住微生瓷的手。微生瓷皱眉，侧身避开。

微生镜的手停在半空，倒也体谅，说：“快坐吧。对了，这是我的母亲，还记得吗？肖姨，小时候你见过的。”

他指着座上的华服女人介绍，女人也早站了起来，笑容满面：“小瓷，这

么多年，你总算是想通了。肖姨真是……”她以香帕擦泪，“我们终于一家团聚了。”

蓝小翘歪了歪头：“一家团聚？肖姨，你是小瓷的继母吗？”

女人闻言，顿时有些尴尬，旁边微生歧说：“不是。当初绣儿……过世之后，家中无人打理杂务。小镜就让他母亲过来帮忙。这些年家中诸事都是景柔在打理，帮衬良多。”

微生歧难得这样细心地解释，肖景柔和微生镜都不由看了他一眼。蓝小翘倒是明白了，点头说：“是管事吗？”

肖景柔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虽然她确实是管事的身份，但是这些年大小事务处理久了，很有一点已经入主微生家的错觉。管事这个身份，可不能讨她欢喜。然微生歧说：“嗯。”

蓝小翘似乎浑然不觉，说：“哦哦，我们可以吃饭了吗，微生叔叔？我饿了。”虽然不似闺中女儿一般稳重，倒也娇憨可爱。

微生歧说：“吃吧。”

蓝小翘坐在桌边，开始吃饭。她喜欢甜食，桌上的水果珍珠甜汤很受她青睐。旁边微生瓷却坐着没动，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习惯了待在狭窄的空间里，光线昏暗，没有旁人的视线，更不会有人打断他发呆。

蓝小翘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快吃。”

微生瓷只好拿起筷子，微生歧有点满意——还行，知道照顾我儿子。肖景柔也赶紧夹了一筷子菜给他：“来，小瓷，多吃点。”

刚刚夹过去，微生瓷避开，菜掉在桌上。陌生的客套，让他心烦。肖景柔的笑容僵在脸上，微生歧说：“小瓷！”

微生瓷看了他一眼，不情愿地把碗推过去。多年积威，他有点怕他爹。

旁边肖景柔说：“歧哥，不要紧的。小瓷只是还不习惯。你不要吓到他。倒是蓝姑娘，不知是哪里人氏？父母做何营生？为什么会出现在九微山上，又认识我们家小瓷呢？”

蓝小翘喝了一口甜汤，说：“我爹骂我，我就跑出来了。你再问我要说谎了哦！”

肖景柔说：“可是微生世家，毕竟不是一般地方。姑娘来历不明，我们只怕不能放心让你留在小瓷身边。”

蓝小翅抹抹嘴站起来，说：“好吧，那我走了。”

转身要走，微生瓷拉住她的手，急道：“小翅膀！”

微生歧就心软了，这么多年，他在石牢里，冷冷清清，没有眷恋过任何一样东西。微生歧说：“天色晚了，又下着雪，你一个女儿家下山也不安全，先住下吧。”

几时见过微生歧亲自出言留客？肖景柔不敢再说话了。

蓝小翅说：“微生叔叔，你们到底谁说了算？一个让留，一个让走的。”有点不高兴了。

微生歧心中叹气，年轻时作孽太多，老来看小丫头脸色啊。他说：“当然是我。”小妖精，我把脸给你，你可别拿去抹地。

蓝小翅说：“好吧，我听微生叔叔的。”

笑靥如花，竟让人生不起气。

微生歧说：“赶紧吃完睡觉，明天让小瓷带你到处走走。”

蓝小翅往嘴里刨饭，点点头：“嗯！”看了一眼桌上，又夹了鱼放到微生瓷碗里。微生瓷皱眉——腥。蓝小翅用筷子敲他，说：“不许挑食。”

他终于夹起那块鱼，放进嘴里。

微生歧无奈——儿子啊，你这样下去，将来恐怕是夫纲不振啊！！

吃过饭，蓝小翅跟微生瓷回到赤薇斋。步寒蝉自然又命人添了暖炉、被褥，殷勤侍候。临走时善意提醒：“少主的房间就在隔壁，夜深雪重，蓝姑娘早些休息，不要乱走。”小丫头，你跟我们少主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你晚上偷偷摸过去，我也会假装不知道的。

蓝小翅说：“谢谢寒蝉叔叔。”

步寒蝉退出去，看了一眼两扇窗户中散出来的暖光，掩饰不住欣喜。

蓝小翅靠在床头，把被子全部扯过来卷在身上。隔壁没有声音，凭她的功力，居然连微生瓷的呼吸声都听不见。她敲敲墙：“小瓷，你睡了吗？”

声音不大，微生瓷却很快说：“没有。”